

行走的生命

徐雅娟

大自然里的风声雨声鸟鸣声很美,但简单地模拟下来就是音乐吗?不是,至少不是艺术意义上的音乐。同样的,大自然中的事物,形象地描摹出来就是绘画吗?显然也不是。论逼真度,没有比摄影更逼真的了,那还要绘画干什么?在我的概念中,蕴含了思想精华的才是真正的艺术,任何一个领域,最终脱颖而出的一定是具有某种程度的哲学思维的人。这把筛子很细密,留下来的凤毛麟角。

审美这东西很奇怪,如果没有持久性的东西,在内,看第二眼就觉得寡淡了。不过,朱一虹的画,要么看不懂不喜欢,要么就是越看越有味道。艺术是一种寂寞的表达,欣赏是一种自发的呼应。作品不可能既雅又俗,所以对应的受众必然也是分化的。杰出的创作者和真正的欣赏者,都是甘苦各自知,难与外人道。

从《山水一虹》到《在路上》再到《青词》,朱一虹的画是越来越抽象了。稻秆蓬、水鸭、白墙黑瓦、青天黄土、莲蓬、残荷、游动的小鱼,最后都抽象成了一种隐约的意象,若有若无。而思考的影响力越来越强。他用有限的尺幅,呈现无限的时间和空间,用雅致至极的水墨语言,表达着蓬勃的宁静。凝神看他的画,就好像是跟着他进行一次精神的遨游,一直走一直走,无始无终,无边无界,起始就已结束,结束方才开始。任何落笔处都是点,整幅画也是一个点,向着每一个方向无限延展。多少偶然的交错交叉集合转折叠加覆盖流淌行进,走出一个必然的浑然天成。

我很喜欢用“线”这个意象来比喻世界。物质是线段,意识是直线;人生是线段,生命是直线;历史是线段,时间是直线;星系是线段,宇宙是直线。现实世界看似有始有终,实则直线中截取的一段而已,哪里能知道何处来?何处去?这很能解释一切有意义和无意义的矛盾统一。而“点”比“线”更具发散性多线性可能性,借助“点”能从无到有,又回归无。这个过程就是艺术的空间、艺术家的空间。这是朱一虹特别擅长的空间。

所谓离经叛道,何为经何为道?我觉得艺术的基本价值是“出众”,独一无二不可复制。艺术的风骨是自由,与桎梏绝不相容,艺术的信仰是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窃以为,这正是朱一虹画作的显著特征。

艺术反映的具象与抽象思维之间是什么关系?艺术的价值体现在受众共鸣的瞬间还是在历史中的地位?在时间轴中,每一刻,现在,都是,过往,每一刻,未来,已是,现在,那么艺术的传统性与现代性分界到底在哪里?欣赏朱一虹的画,不由人不去思考这些问题。有些现代水墨作品,与朱老师的绘画语言好像有些相似之处,但那些意象带来的解读感受是一种左冲右突找不到出口的撕裂般痛的美感。而朱老师的作品里有无边的广阔的温柔和安静。好像是一路采撷着古朴和现代糅合的美的精华,沐着沉静的晨光和晚霞,边走边想,走向天涯深处。

是行走,是呼吸,是生命在循环,是感悟行走的修行,都是动态的,可是为什么又会感觉无与伦比的宁静呢?

我想,可能是和谐性带来心的宁静。点线面的表达蕴含的理性和着色传达的感性情绪的和谐。现代性的前卫锋利与传统性的温和质朴的和谐。繁复的路径与简单的生死大道的和谐。行走的孤独与内心世界丰富的和

谐。这些和谐完美结合,通过纹理表达的哲思和色彩表现的雅致,散发出温柔又强大的力量,使懂得的人深受感召,宛如修行之旅。

周而复始,生生不息。洁者自洁,悲喜如烟!

从个人角度去认识世界,是现实的,必须的,然而又是不可靠的,偏颇的,无数真实的经验可能会组成一个荒谬的真相。个体意识的完整和笃定竟然可能导致整体的支离破碎。而艺术,是可以规避现实生活的谬误和成见的,获得纯洁美好的审美体验的精神尤物,是人类重要的心灵需要。对同类的悲悯关注使艺术家们始终走在追寻追求的前路上,直觉与本性让一些敏感的先天具有灵性的人直接撇开幻相达到了一定程度的本质。世界太喧嚣,触目有蠢容,有时真恨不得沉没到水面之下以隔绝一切杂音乱相。正是像朱一虹这样的先行者们,在执着地呼唤我们探出头来,放眼、注目、倾听、思考,学习爱和美的享受和表达,探求微妙与宏大的秘密,爱惜自由和灵魂的灵性。这应该就是艺术的无用之用吧!



无上的花朵(纸本水墨) 朱一虹 作

约会春天

□郑凌红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约会在日历页页翻,期待在眼前若有光。

离春天,幸好又近了。每年此时,心境大抵相同。气温升高,树叶变绿,衣衫从简,窗子变亮,实属心之所感,心之所向。

约会春天,在熟悉的原野。阳光普照,旁若无人,将自己置于更广阔的空间。我知道,该让身体透透气,接受大地的召唤了。这世上的草木,比我从容,比我自信,比我坦然,它们遵循顺其自然的道,让我陷入片刻沉思。风,在耳边划过,在眼前绕着圈,带着些许暖意,又带着些许凉意,凉与暖之间,是春天宣誓主场的冲锋号。云,在目光所及的高处,变幻莫测。抬头,凝视,畅想。当下的云,刹那间闯入瞬间的直觉,像见惯了世面的老者,从寒冷的一端走向花开的一头。我想,如果云知道,那么大地上稀疏的树木,也定然会呈现出坚

毅的、哲人般的面庞。

约会春天,在飘落的雨水。眼前的节气,恰是雨水。应景的节气,对应预告的天气。雨水是绿的本尊。江南微雨,沁人心扉。想起那句,不如,你送我一场春雨。于是,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期待便奔涌而来,从胸口磅礴而出。浓密的乌云,肆意的雷鸣,是玄冥二老,划破苍穹,独领风骚。都说春雨贵如油,可我在小城的夜里,在熟悉的灯下,脸上荡漾开了从容,心上生长出清新又湿润的空气。这样的雨,在天边,也在眼前。在当下,也在期待的明天。还是春雨知我心,它懂得每一个我的期待,让冬日枯涩的事物,摆脱萎靡,摆脱沉默,鼓舞着春天辽阔的山河。雨水,打开了春天的第一道幕布,让年的味道扶摇直上,倏忽降落,取而代之的是日日是好日,春眠不觉晓的盼头。

约会春天,在想见的人。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肯定有如我一般的人,在冬日里藏着、安静着、独处着,却又躁动着、慌乱着、徘徊着。所幸,该来的还是来了。我在心里跟自己说,去见开化的大地,去见解冻的河流。而新加的半句是,去见想见的人。想见的人,因春天的呼之欲出而熠熠生辉。他们自带流量,自带光环,也自带好武功。这武功,是遇见春天之前的状态。是乾坤大挪移,是降龙十八掌,也是九阳神功。他们在遇见的文字里,他们在不曾退缩的岁月里,他们也在曾经温暖的记忆里,他们更在生生不息的缘分里,如广袤大地的生灵馈赠,连上苍也不敢遗忘。

春天,悄然生长,暗潮涌动。看见看不见的物事,就在我们以为不曾改变的日子里,闯进你的心,温暖你的梦。

夜游

(外二首)
许梦熊

月亮那么迟缓,它总是悬在高架桥的上面,像一枚银杏气球,充满唉声叹息。我穿过王坦溪的小树林,和大腹便便的蜘蛛面面相觑。当我差点撞上精致的网,它并没有猎手那样缩回树后。要是我能填饱它的子子孙孙,或许它会用白昼包裹我,时间从我的脚跟溜走了。我没有踩住任何一道光的尾巴,连我的影子都在跑。我的目光比鱼线拉得更直,这闪烁的河是多么纤细的臂膀。

白日尽头

太阳赋予我们一个好时光,冬天的夜晚得到关照,温暖的蚕丝从银河的悬臂,抽取光线,多么奇妙。你对最初的人类,如何能够实践这样的事情,感到惊奇,因为我们仍然笨拙,除了日复一日,享受创造者的馈赠。从稻谷中,从火焰和梦中,从领悟仁的哲人那里,把自己的心安于待命之中,我们做好分内之事,就像一棵树也有树的本分,布洛芬时刻。

给果果

我们的头颅里都有紊乱的钟,它不断地敲击一个偏见,在老鼠也要睡觉的时刻,为何你仍清醒,远方被你装进小小的火柴盒,甚至只是一根熄灭了的火柴梗。身上总有某个地方在滴答作响,疼痛会跟指甲一样生长,所有的时间都被压缩,但你不能把它压成一张邮票,也不能指望从中吸取过去的快乐,信已经无人接收,但别气馁,冬天多美好,它冷得让我们也能找到温暖。

春天,踏歌而来

李征

轻轻抬起头,我看见,那一片白衣胜雪的花海,绚烂地绽放出季节动人的秘密。

那一抹亮色,那一种白,像一道光,一把利剑,穿透了黑夜,残留的阴霾。

茧,慢慢褪去,痛苦,渐渐散尽,大地,悄悄苏醒。

最明媚的春天,带着这一场花,从昨夜的梦中,踏歌而来。